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許　浚

御製題宋版尚書詳解

五十八篇始至終歷為詳解折於中道心毋使人心雜聖法由来王法通士行去聲胡編誠足偉九峯蔡傳實相同設如切已舉其要二典三謨用不窮

御製書夏僎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而反晦經義之本㫖也如夏僎之尚書詳解其研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費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盖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僎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

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召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鑒誡之意耶然于貫晢經義有何關涉哉蓋古時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闌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

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爲中國幅員以内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吴越與楚謂之蠻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爲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説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盭屋其義乎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詳解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浙之龍游人與周升繆景仁為友皆以明經教授時稱三俊僎嘗舉進士少治尚書老而益精因博採衆説以為是解淳熈間麻沙書坊劉氏刋板印行時瀾為之

序稱其議論淵深詞氣超邁參於前則有光顧於後則絶配其傾挹甚至考宋南渡以後為尚書之學者毋慮數百家而三山林之奇集解尤見稱於世僎作是書所採雖兼取二孔王蘇陳程張氏之説而折衷於之奇者什之六七當時吕祖謙受業之奇之門而時瀾為祖謙高弟增修東萊書説即出其手顧於是編獨多所推許宜春李公凱治經不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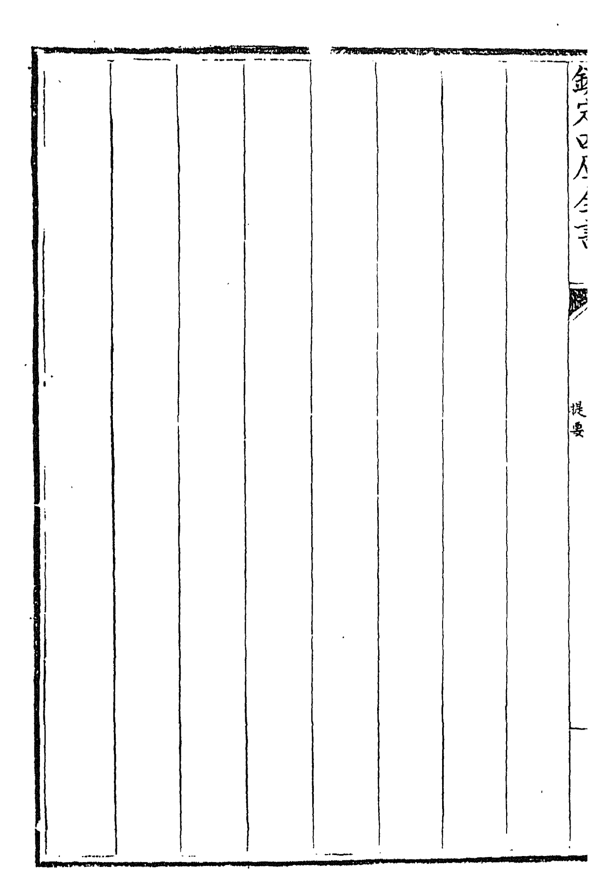
家於詩宗東萊讀詩記於書亦舍呂氏而獨取柯山詳解是其書雖陳振孫以為便於舉子而作要其淵源之正議論之醇一時亦未有能過之者明洪武間初定科舉之式詔習尚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後永樂中大全出蔡傳始獨立於學官而夏氏書寖微今觀其薈粹衆說舍短取長參求其是而斷以己意較諸九峯書傳固不免畧冗之嫌然其反

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有以曲折而會其通其用心實出蔡傳之右洵說書者之善本也其書惟抄帙僅存多有脱誤令浙江所進本檢勘自堯典至禹謨全闕中又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後又闕秦誓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秦誓原闕外其餘所載並全謹据以補輯遂成完帙至其他文義則以永樂大典本及浙本彼此互

校擇所長而從之亦庶幾詳善勝舊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録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俚淺今悉删去而重加釐定爲二十六卷不復準其原目云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孔氏序

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之書後世之所慕尚故曰尚書要之非孔子之舊乃伏生之所加何以知之安國作序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伏生之意謂是書乃上古之書故加尚字謂之尚書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三皇之最先所謂太皡是也伏犧之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文籍自是而始著安國作序欲明文籍所起以見是書之本始故先言伏犧造書契代結繩之事結繩者鄭玄云約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　王肅亦云識其政事也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以相攷合若結繩之為治陸德明又謂以書契約其

事也是伏犧之前洪荒之世結繩而治雖有文字未見於用至伏犧乃始代以書契故三墳五典自是而興故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伏犧神農黄帝謂之三皇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

也言三皇之道簡而大是以其書所言亦簡大故曰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典常也言五帝之道非特可行於一時亦可以為百代常行之法是以其書之所載者皆常道故曰言常道也自三皇以前所以觀神道而設教者其事雖不見倫類要之三墳五典與訓誥誓命之文其雅正之詞深奧之義各不同其歸則一揆而已揆度也人之於射皆發志揆度於的聖人立教亦同於至理

故曰其歸一揆墳典訓誥皆歷代寶以為訓式者故
曰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
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
上世帝王遺書也
蓋孔子未修六經之初六經之外有八索九邱索求
也謂是書之作所以求索八卦之義邱聚也謂此書

之作所以聚載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若禹貢之厥貢厥篚職方之其穀宜其民宜是也又必引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立言者亦欲明孔子之前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混殽雖近在春秋之世良史如倚相亦以謂上世帝王遺書而不知其非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

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此蓋論孔子修六經之意也按孔子世家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尊其祖故曰先君言孔子生於周末見八索九邱之類皆史籍之繁文懼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正義謂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删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之曰讚顯而明之曰述蓋禮樂之制作自天子出

已無其位特因其制度之外錯定之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故禮樂言定而已詩未删之前本三千篇削其不合於禮義特存三百十一篇故於詩言删春秋之作本於魯史乃孔子依魯史成文寓襃貶之意以成一代之書故於春秋言約易之為書伏犧畫之文王重之皆聖所作不可強改特因而佐成之以成十翼故於易言讚十翼既作易道已明則八索之書初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職方者即周禮職方氏

也所掌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於經故於職方言述職方既述則九州所有燦然在目九邱之書亦不必用矣故刪而除之焉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雜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上去三墳及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訖於有周其間有雜亂難攷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於平夷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示後世用以教人耳網綱之索謂之宏綱則言舉大綱而衆目張機弩之括謂之機則言撮括之至要非泛而無統者也惟舉其大綱而撮機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歷世最久歷君甚多而典謨

訓誥誓命特百篇而巳大抵孔子定書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皇至治之要道以為後世人君出治之軌範軌則如車之有軌見其所行皆由是範則如器之有範見其所為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書其間所載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後世可舉是而見於有行寔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時言不見用百篇之義弟傳之三千弟子而巳不獲推而行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按秦本紀秦王名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諡以初并天下故號始皇始皇欲愚黔首故滅除先代典籍焚古書坑儒士天下儒者率皆隱身避世分散於四方而書無復存者時孔子七世孫子襄者知秦法峻酷又慮其家書不傳乃於壁中藏其家書故安國謂之先人藏於壁中者以子襄爲已之

先祖故稱為先人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前既言秦焚書意故至此又言漢求書之意焉龍興者易乾之九五以龍飛在天喻聖人居尊位而子兆民故安國云漢世龍興蓋謂漢家繼秦而興也漢家既繼秦而興於是懲秦之弊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

闡明先王之大道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經是也蓋自焚書之後學校廢之已久自坑儒之後儒雅逃散於四方至漢興乃開設學校而旁求之謂之旁則求之非一方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漢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書經秦火至漢文帝訪伏生乃始僅得二十九篇也得二十

九篇而謂之二十餘篇者蓋傷之為少也然史記載
秦時焚書子襄壁藏之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是伏生於壁內
得二十九篇今安國乃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
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
至其末年鼂錯往受之時乃不執經而口授之也以
書傳攷之伏生所得之書蓋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
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村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吕刑文侯之命秦誓費誓凡三十三篇除以堯典舜典合為一臯陶謨益稷合為一盤庚三篇合為一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則伏生之所傳凡二十八篇也明矣今史記儒林傳並云得二十九篇者果何所見而言耶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而書别録亦曰武帝末得泰誓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故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是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是未可知也彼王充論衡及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云宣帝

太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者但馬遷時泰誓已得或者至宣帝時河内女子再得亦未可知也書之本名惟曰書而已未有尚字伏生自秦火之後裁得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彼鄭玄依書緯謂尚書為孔子所加故書讚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殊不知安國親見伏生既言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所加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朱

子引書直云書曰若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也書本百篇遭秦火散失至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餘則名存而義已不聞故曰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今之書諸序皆附見諸篇之末則百篇之書名存而義亡也審矣

至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經秦火散失之後至漢文帝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七世孫子襄所藏屋壁古文書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故安國作序既先言伏生口傳之事至此則又言魯共王壞宅得書之意共王景帝之子名餘封為魯王死謚曰恭安國生武帝時共王已死故有謚可書共王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壞孔子宅以廣其所居所壞壁内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書尤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乃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其神異乃不敢壞宅上言壞孔子舊宅此又言不壞宅者蓋前總壞其屋壁得書之後又聞八音乃止餘者不壞耳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為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為今人不用故謂之古文安國作序不言得

古文尚書而云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葢屋壁所得上直題為虞夏商周之書本無尚字故不言尚書而云虞夏商周之書是安國欲以此知尚字非孔子之舊乃伏生所增也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謂傳為春秋又謂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惟正義謂安國之意謂古文書於書之外又得傳即論語孝經是也論語孝經非先王舊典乃孔子傳說故謂之傳又引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傳言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

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明矣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言魯共王既懼神異不敢壞宅乃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也科斗之書始於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及秦焚燒先代典籍絕滅古文別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故科斗文字

經秦廢而不用至漢則其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人無能知識之故而已欲傳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比校起廢攷論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識者為隸以寫古文故曰為隸古定正義謂隸古者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是也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故也安國既為隸古定於是別更以竹簡寫之顧氏謂策長二尺二寸簡一尺二寸竹簡者蓋以竹長一尺二寸為之也書自伏生口傳之

後除泰誓後出寔得二十八篇至此以屋壁古文校定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葢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徳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二十五篇也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已增此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矣而五十三篇之中伏生舜典合堯典為一篇益稷合臯陶謨為一篇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顧命為一篇今皆依

古文分堯典舜典為二篇益稷臯陶謨為二篇盤庚為三篇康王之誥顧命為二篇是以五十三篇復出此五篇并孔子所作書序昔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是總得五十九篇也既云得五十九篇又云為四十六卷者五十九篇除序在外不以卷計餘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

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减四卷前减八卷後减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十八除十二是四十六卷然顧命於康王之誥所以别卷者以二篇雖伏生合爲一而古文乃各自有序故别卷也寔宜故正義謂伏生之本亦壁内文其所以有合篇與共王所得古文不同者乃伏生老以口授時因誦熟而連之耳自五十八篇之外其餘皆錯亂而無序摩滅而不明不可强通故安國乃并與竹簡

所寫五十八篇上送於官藏於秘府以待後世有能

整理而讀之者焉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

來

安國前既備言尚書興廢之由故此又言已承詔作

傳之事蓋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安國既考正古文乃

曰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註解故曰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傳者傳通其意也其名出自
左丘明大率秦漢之間註解者多名為傳於後儒者
以傳之多或有改云注解者亦有同稱為傳者初無
義例説者乃謂前漢稱傳後人稱注誤矣安國謂既
欲作傳而聖道洪深須當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畫
思慮以求其理又廣博推攷羣經六籍於經籍中採
摭羣言互相參攷作為訓傳明不敢率爾也然安國
又謂作傳之體雖欲廣証亦不可失之大煩故此傳之

作約省其文然雖約省其文又必申盡一書之義使其志意敷布而宣暢庶幾天下後世即得其傳而求聖經之理有所補益耳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序即今書諸篇首所冠者若昔在帝堯至作堯典

虞舜側微至作舜典者即此序也古文本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安國意謂此序之作乃欲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一篇之義觀序則昭然可見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在下今吾既欲著述是書豈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宜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首使與本篇相從附近此正安國言已所以分序冠篇之意也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是損其一篇故言定為五十八篇也安國此傳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

奏聞但會國家有巫蠱事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用是故不復以其所傳聞之於上惟是傳於已之子孫使之遺與後世之人行之耳然安國雖欲貽與後人亦不敢望後人必行故云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與我同於慕古之志發明吾道亦庶幾傳而不至於隱蔽也按王制言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為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曰巫蠱蠱者總

名漢書武帝末年上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姧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云太子宫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帝不知太子實寃謂江充言為實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鬭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

尚書詳解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繹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藴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求以繹之其可以叔世膚見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臯夔稷契棲武於下都喻吁咈者何謂讀三

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腹心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僎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擬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為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奥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啟其祕於

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靄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卓然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頴張氏子韶而已程氏温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慱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絶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善本不欲祕為巳私命工鋟木以與學者

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盱眭者之比也求予為序故書以贈之淳熙丙午七月日覺齋時瀾序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一

宋 夏僎 撰

虞書

堯典

陳少南謂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名或以為謚其說皆無據觀大禹謨序言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臯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

來禹又曰咨禹曰棄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
命之則舜禹不得不為名也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
惟論語曰予小子履說者謂履為湯名履為名則湯
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一將為王改為履又曰名
履字天一皆不可知不可知者余請闕之其可知者
據書而言則舜禹當為名舜禹既為名堯亦名也歷
觀諸家之說則少南之說似近人情故余請從之至
於堯書謂之典孔氏則謂典言常道是以典訓常伊

川則謂典者則也上古淳朴因時為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其治可紀故書稱典余謂以典訓常以典訓則皆不若訓為典籍之典盖謂以堯事載之典籍故謂之堯典以舜事載之典籍故謂之舜典以二篇皆堯舜之典籍故也堯典於篇次實居其首故謂之第一然一二字余意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知之以孔子所作書序攷之舜典之後有汨作九共九篇共十篇而後及大

禹謨堯典第一舜典旣第二又加此十篇則大禹謨當第十三今乃云第三湯誓之後有夏社疑至臣扈典寶共四篇更加此四篇則仲虺當第六今乃第二篇次類皆如此以是知篇次之一二實安國所定若是孔子所定則禹謨應第十三仲虺應云第六不應從今現存云第三與第二也

堯唐帝也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正義謂舜登庸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録乃作於虞史故謂之虞書余

謂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書則必題一代之名堯
果唐帝書自應謂唐豈可謂唐帝書作於虞史乃題
為虞哉又況舜典載陟方乃死之文則舜典亦非舜
存日所作必舜崩後禹時之所追録舜典禹時所作
尚題為虞而不謂之夏何堯典舜時所追録乃不謂
之唐而謂之虞哉是以近世作史之體若班固作前
漢史於後漢之時特謂之前漢史耳未嘗以其成於
後漢而題為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於東晉之時

特謂之三國志而已未嘗以其成於東晉而題為晉志也然則堯典謂之虞書者其亦有說乎余為之說曰堯典雖虞史所錄其實題為唐舜典雖夏史所錄其實題為虞禹謨雖後乎禹者所錄其實題為夏然今書特舜典自題為虞而堯典禹謨不題為唐書夏書乃與舜典同稱為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蓋禹謨所言左傳引之大抵皆云夏書若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

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敷納以言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孔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禹謨於孔子未序正之前既謂之夏書則堯典於孔子未序正之前亦謂之唐書也何者禹謨以其所載者皆禹之行事故謂之夏書則堯典亦應以其所載者皆堯之事而謂之唐書可也雖然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貫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不俱謂

之夏而必謂之虞者抑又何意也盖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自古繼繼承承未有粹然出於正如三聖人者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人其時雖異其道則一統而無有間斷故序正其書同其題號者盖書同則道同也其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也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不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也謂之夏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於堯下

授於禹以奚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觀此則混然一流略無間斷夫子之意故不深歟○安國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尚書厄於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令作傳故其所注解謂之孔氏傳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李校書曰書序本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鄭玄馬

融王肅皆以為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於數言至於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為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於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昔在帝堯者確論謂其時既往其遺風餘烈猶在故曰昔在其時既往其事必察而後見故曰在昔然皆失之於鑿不若林少頴之說為當少頴曰昔在者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其意蓋謂昔日在於帝堯之時其聽聰其視明

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有是四德故居天下萬民之上而甚光顯令也功成身退將遜遜是位而禪於虞舜故堯典之書由是作焉蓋是書之作自放勲而下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言皆聰明文思光宅天下之實也自咨四岳遜岳而下至往欽哉皆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之實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不得不撮其大要而為是言焉然光宅之說孔安國謂為聖德之遠著而正義推廣其說則謂是德充滿居止而遠

著於天下陳少南則謂宅者居處之所言德之光輝顯著隨處而有徧洽天下胡益之謂德光自上及下曰光宅自內及外曰光被然是數說皆不若伊川程

先生之說簡而當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林少頴謂此堯典二字乃史官之舊題古者序自為一篇故每篇必首揭其題以為一篇之目孔安國引

序冠篇首因存而不去故今書諸篇皆重言本目也然此既揭堯典二字為題而於下又繼以曰者蓋史官既揭其題於上故稱曰以發其辭自若稽古帝堯至篇終皆其辭也文體自應云耳而李校書乃以此曰字與胡越之越同連下文若字讀為越若謂與名語越若來三月之越同猶今作文之體越自上世以還是併以越若二字為史官發語之辭要之易字而解不若從本文為近人情也蓋史官既揭其題又稱

曰以發其辭故於下言我順理而考於古得帝堯之行事而載於書曰堯之為君其豐功茂烈放乎四海無所不至故稱放勲若孔子言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即放勲之謂也堯不惟有大功其行己也欽遇事也明發于政事而其文煥然運于心術而其思湛然是堯又有此四德也堯有大功又有盛德常人處之則必矜其功耀其德惟堯有是功有是德處之安安然初不知其為功為德方且允恭方且

克讓蓋謂之允恭則其恭出於信而非偽謂之克讓則其讓出於誠而非假惟其有大功峻德而處之以恭讓故不自大而能成其大雖四裔之遠天地之大而光輝彌滿且將被而至於無遠弗届格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一節蓋作史者總序堯功德之所成就也至於本是德而見於設施注措則又見於下矣自克明俊德以下皆是也然若稽古三字孔傳

謂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王介甫謂聖人之于古政有便今者則順之有妨于民者則考之二說皆謂若稽古所以稱堯舜能法古也然史氏之意苟以是稱堯之德則當與放勲連言今乃揭於帝堯之上觀其勢蓋非所以稱堯乃史氏自言其稽古作書之由故二說皆不如程氏蘇氏謂史之作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人之行事此論甚善放勲之義說者不一孔氏傳謂堯放行上世之功陳少南謂堯德蕩

蕩不可名但依倣其功烈之成就而形容之至其他
諸儒又皆因孟子有放勳曰之語遂以放勳為堯號
以重華為舜號以文命為禹號允廸不可為臯陶號
故不以為稱夫堯之盛德大業卓千古放行工世豈
足盡所藴則孔氏之說未然也下文克明俊德欽明
文思皆以美堯之德豈以德之難言則少南之說未
然矣死而謚周道也二帝豈有謚號則放勳為堯號
又未然矣要之放勳實是美堯有大功放乎四海如

李校書所謂放者大而無所不極也如禮記所謂放之四海而凖言堯有大功放塞乎四海而無不至也其孟子稱放勲曰放勲徂落實非堯號乃史家本以此美堯之功後世遂稱爲放勲耳故林少頴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官有是稱遂以爲號如子貢稱夫子固天縱之將聖故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正與此同少頴此論甚當故予所以有取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既序堯之盛德故又叙堯以是德發而見於治天下為大抵聖人出而經世所以綏斯來而動斯和行之於此曾不斯須而彼已不約而應者非可偽為也必其德之感人也有素故動之妙若影響形聲隨感而應不待持久故也觀帝堯之為君方克明俊敏之德於一堂之上以之親九族則九族不旋踵而盡睦

以之正百姓則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萬邦則黎民不旋踵而丕變於善時雍和者堯豈無自而然哉蓋有放勲之大功欽明文思之德處之而安不自矜大德輝發越素被於天下故今也出而經世所以能一明俊德而天下國家舉躋至治之域故也九族孔氏傳謂高祖及玄孫之親然高祖非己所得逮事而玄孫亦非己之所可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哉孔說誤矣惟夏侯歐陽等以為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林少頴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外內之親如使堯之所親不過高祖玄孫則堯之所親亦狹矣既盡也如既月乃日覲之既言九族盡睦也百姓百官族姓也自其興事造

業而言之則曰百工自其聯事合治而言之則曰百僚自其分職率屬而言之則曰百官自其所掌而言之則曰百執事自其所主而言之則曰百司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則曰百姓平章者平議商榷之言蓋記所謂論官庶官百執事當論辨而官之故王逸少稱謝安石於省中平章吾書由唐以來以宰相為平章事蓋本於此正義謂平理之使之協和章顯之使至明著至王介甫張彦政又以謂平其職業章其功勲

非也昭明猶言精白以承休德謂其各揚乃德也黎民衆民也一云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傳所謂黔首是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氏謂前既言堯之始於明俊德而終於和萬邦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熈庶績也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厯象欽若時令以授人故最先詳載其事焉羲和者楚語云云見正義是堯之羲

和即顓帝之重黎也孔氏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正義謂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是二家乃以羲和爲氏族也林少頴以爲不然下文言洛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余以經考之胤征言羲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者豈有堯時人爲羲和而仲康之時其人亦名爲羲和也要之羲和乃官名也蓋掌天地四時之官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商其職名

羲和也然下文又言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者蓋羲掌春夏和仲秋冬先春而夏繼之先秋而冬繼之故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繼相承如伯仲亦猶魯三桓子孫而云孟孫叔孫季孫也正義謂羲氏和氏之子字仲字叔者悞矣乃者發語之辭非謂時雍之後始命羲和也蓋羲和之官以授民時為職民時之授當考於歷象歷為書即洪範所謂歷數所以紀日月星辰之先後也象為器即舜典所謂璿璣玉衡

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是二者豈私意曲說可爲哉實因在天之象數而立爲成書制爲成器以備占步而已故堯之命羲和所以必使之敬順昊天而歷象日月星辰者以歷象不可以私意爲必當順天道之自然故也昊天者元氣廣大之謂也爾雅曰春曰蒼天云云見正義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於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於夏言其氣情至秋而和故於秋言其和冬位正乎上故於冬言其位皆

鑿說也要之經傳之言天者不一以其尊而君之則曰皇天以其仁覆天下則曰旻天以其自上監下則曰上天以其遠視蒼然則曰蒼天以其元氣廣大而言則曰昊天初無異議也星謂四方之中星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而時或轉更互見于南方每方各有中星天子南面而視中星以知其時之緩急如春則星鳥夏則星火秋則星虛冬則星昴是也辰日月所會也正月會於亥其辰為訾陬二月會於戌其辰為

降婁三月會於酉其辰為大梁四月會於申其辰為實沈五月會於未其辰為鶉首六月會於午其辰為鶉火七月會於巳其辰為鶉尾八月會於辰其辰為壽星九月會於卯其辰為大火十月會於寅其辰為析木十一月會於丑其辰為星紀十二月會於子其辰為玄枵人時者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建寅人時也堯亦建寅以人時授民故曰人時然改正朔始於周堯舜之時無三正之異所謂人

時蓋言民時也故史記載堯典敬授人時亦以為民
時則薛氏之説蓋不可用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
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
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
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皆帝堯命羲和觀象作歷之事歷者民時所係其事甚大故詳復其辭也由是觀之則前言乃命者盖總命以作歷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盖四子分掌前事也後又言咨汝羲暨和者既命以所掌又述而嘆之也故唐孔氏謂上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其説得之大抵作歷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

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必求他惟求作歷之法斯盡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謂定方隅也宅者李校書訓爲奠蓋謂嵎夷在正東交趾在正南隴西之縣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歷之法必先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後候日月之出没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

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赤堯之遺法也先儒乃以宅為居謂羲和往居是方又謂時出往驗四極致日景以定分至非其常居而陳少南又謂堯命羲和欲以授民時乃散處四方之極則作歴者一何勞乎其說以為因假其地以明其各居一方之官非各居一方之地也然三說皆不若李校書之說為當故余從之南交者孔氏云春與夏交王氏云

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二說不然蓋東曰嵎夷西曰昧谷皆言地名不應于南方交相見之時獨謂之曰南交則南交蓋交趾也史記五帝紀言黄帝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尚矣又歷象欲知日月之食不食常於此候之故唐僧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據歷當食半强自朔方至交趾候之不差是南交為交趾無疑矣然既言宅嵎夷又曰暘谷宅西而又曰昧谷者

孔氏謂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昧冥也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隴西之方日入之地據地而言則謂之嵎夷西都據日月出沒而言則謂之暘谷昧谷其實一也故唐孔氏云以谷言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出乃據日所出謂之暘谷也日入謂之昧谷也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者所以候昏旦也蓋晝夜百刻常以日之出沒而候昏旦不明則夏至之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春秋

二分晝夜相等何以知之故歴尤不可考此堯所以命羲和以謹賓餞之禮也林少頴謂寅敬也賓之餞之非實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謂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從而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各有其宜若帝嚳之歴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至陳少南則以為導其生出之功以順春政順其斂藏之氣以順秋政其説蓋以謂寅賓出日者所以平秩東作寅餞納日者所以平秩西成殊不知此一節

專為作歷而設如下文所言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之類皆是使羲和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以正四時之中氣以成作歷之法正不可與下文相連訓解學者詳味之則理自可見然南北官不言賓餞者日之出沒止可候於東西而不與於南北也平秩東作平秩南訛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此皆測時氣也蓋四時之運春則萬物並作夏則萬物皆化秋則萬物皆成冬則歲事改易而萬物皆革故從

新是皆寄運於天地之間各有次序未嘗或紊堯命羲和作歷既定方隅驗昏旦則於時氣之運又不可不因其次序而考察之此平秩平在又不可廢也平秩者蓋因其次序而平均之也然則朔易必言平在者歲易之事有差謬則來歲之宜因之而亂則又不可不察故曰平在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而致其功其説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謂日官居卿以致日則敬致蓋致日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

行聖人皆南面視因其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早晚
羲叔主南方則為人君敬而致之者實其事也若餘
三方皆非候中星之所在故缺而不言日中星鳥日
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者此所以齊晷刻候中
星也仲春之月日在卯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
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
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
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

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虚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虚仲冬之月日在虚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然或舉四象

或舉十二次或舉二十八宿蓋作史者欲備見故互言之夫定方隅驗昏旦測時候齊晷刻候中星皆所以定四時之中氣而為作歷之本故繼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蓋以之為言用也凡此皆用以定四時之中氣也然堯猶以為未也又使之觀析因夷隩而驗以農事之早晚鳥獸之孳尾毯毨而驗以物類之變化蓋民雖至愚而因時作事未嘗少差春則分析在田而耕以耨夏則因春事在田

而以耘以耔秋則禾稼將成民獲卒歲之時而心力平夷冬則入居於隩𤔡之處以備歲寒因時而為未嘗或紊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鳥獸微物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春則乳化而交接夏則毛羽希少而改革秋則毛羽更生而整理冬則又生毿細之毛以自溫隨時變化未嘗或差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由此觀之則堯之作歷仰觀象於天俯觀事於民遠觀於鳥獸其事可謂不茍矣正

羲曰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曰化曰孳孳字古文同乳字訓愛也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堯前命羲和以定四時之中氣矣然後閏餘可得而起焉自咨汝羲暨和以下即所謂命之以置閏之餘也王肅云斗之所建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柄兩辰之

閏無中氣則置為閏葢閏月之置無在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為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厯之法雖始於定中氣本以置閏厯之置閏其事為大故更申言之此論甚當朞三百有六旬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熈者此起閏之法也葢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為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年十日為百九十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為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分為閏月得七閏每

月二十九日為二百三日又七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為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為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章會統元運於無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歳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歳功成然後百工可以允釐而庶績可以咸熙也允釐百工孔氏傳謂允治百官所謂百官得其職者是也庶績咸熙爾雅曰熙興也言衆工皆

興所謂萬事得其序者是也雖然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為生民之計可謂急矣然堯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而乃先於命羲和以有作歷置閏之法也豈堯先所後而緩所急耶蓋不然大禹稷契之所職不過於平水與播穀敷教之事又不過於庶績惟閏餘既定則天時正於上天時正於上則百官得其職百事得其序理亦當然苟閏餘不定三年而差一月則必以正

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以春為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熈不可得矣雖有益稷臯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於此耳卲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段蓋帝堯在位既久將傳帝位博求聖賢也疇誰也咨嗟也疇咨若時登庸者孔傳謂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我將登庸之馬融謂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羲和王氏又以若時予采相對為言若時為順天道若予采為順人事其說皆不然惟程氏謂此乃堯老廣求聖言以巽帝位之意故放齊以嗣子丹朱為對其文與上相連此說得之故林少頴亦依此說謂疇

咨若誰能順是登庸之任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曰蓋堯將攝位訪於羣臣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嗣子丹朱為對正如漢文欲舉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寛仁請建為太子亦此意也孔傳乃為胤國子爵正義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子舞衣為證其意蓋以胤子朱非堯之丹朱且以馬融鄭玄所言堯之嗣子朱為不然為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而言開

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殊不知所謂若時登庸正謂求賢使登帝位則薦以嗣子朱也葢宜故史記載之文亦作嗣子丹朱其説是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為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而堯猶知其不可於是吁而疑�之曰嚚訟可乎謂朱之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足以當此大器也胡氏謂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放齊薦子義為當然有太子而不繼位且求外臣以登庸者豈期至此哉誠以嚚訟遂至旁求此

說得之正義謂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人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有不知然稱嚚訟以為啟明舉下愚以對聖帝何哉蓋誠以丹朱嬌飾容貌惟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悉知謂其實可任用故因帝之咨而舉之惟堯之聖乃知其嚚訟放齊則不知也故蔡博士曰嚚訟生於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為善可以無嚚訟小人因啟明之性以為不善適所以為嚚訟而已故自放齊觀之則以為善自堯

觀之則知其爲不善也亦如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惟堯之聰明乃能知之驩兜則不知也鯀之方命
圮族惟堯之聰明乃能咈之四岳則不知也此無他
蓋以放齊驩兜四岳無知人之明惟堯之聰明於人
之才否無不灼知洞見了無閉塞故雖丹朱之嚚訟
共工之滔天鯀之方命亦不惑其鑒觀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段蓋堯將求一相之職也釆事也百揆之職揆度百事故曰釆如舜命禹使宅百揆亮釆惠疇蓋此職也疇咨若予釆者謂嗟誰能任是百揆之事將用為相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者堯既求之以任相故驩兜稱都而嘆美之曰令為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其功實可選用也共工官稱也既為共工而又薦之者亮釆惠疇百揆之職驩兜之薦將使堯大用之方鳩孔氏謂方聚見其功林少頴謂此方字

當與洪水方割方祇厥叙方施象刑之方同皆是方
始之方非四方之方此說甚當帝曰吁静言庸違象
恭滔天者驩兠既薦共工帝亦知斯人不可以若予
采故疑怍之曰此人言不顧行静則能言用則違之
又象貌恭敬而心則滔天不可大用也滔天二字說
者不同蘇氏云滔滅天理釋文云外貌恭敬而心中
包藏滔天莫測曾氏云誠者天之道汨没其胷中之
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

夫典之言滔天一也豈容有異哉洪水之為害除天所覆滔滔皆是故曰滔天至此言滔天謂其貌之恭而心之凶狠滔滔漫天也横渠以方鳩為共工名亦似有理蓋君前臣名驩兜薦共工於堯不應稱其官則方鳩言其名亦不可知故兩存之以待識者沈光朝曰共工之象恭䋏之方命堯之聰明已知之矣知而未能去者豈堯聰明而猶有所惑哉當堯之時其惡未著朝廷之間尚猶以為賢者姦人多才善自矯

捄惡行未著孰不曰善人故鯀雖方命而賢如四岳猶不知其不可用當是時堯雖知之而遽加以罪人莫不疑其刑之不當臯陶論知人謂惟帝其難之諒亦由此此論甚當故表而出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以洪水為患求能治人以任其責也四岳主四

方方岳之官也咨者訪問之也如舜典所謂詢四岳是也堯將訪問四岳以求治水之人故先言其害曰洪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為世害而又蕩蕩然泛濫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則襄而上之浩浩然汗漫無涯涘其浸幾至於天洪水之害如此斯民之被其害也率皆咨嗟困苦不遑寧處有能畀是事將使治之故四岳於是乎采衆人之言而薦鯀曰於鯀哉盖嘆其才之可用也然衆言雖嘆其可

用而堯獨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咈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而不可用者以方命圮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謂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輙毀敗善類以方字為一義以命字連圮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放棄教命史記亦以為負命其説是也或又謂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則逆命不行亦與此通圮族者程氏謂掊壞族類蓋傾陷忌刻之人也堯旣言其方命圮族不可用四岳于

是又曰㚟哉㚟已也言已矣乎嘆當時未見人能賢於鯀也如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皆嘆未見其人也岳旣嘆時人未見有能賢於鯀矣故欲堯但試其可治水而已無求其他故曰試可乃已盖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為鯀之失雖如此然當時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鯀帝求人治水今但取其能治

水而已無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圮族而廢之哉四岳既採衆言以鯀為可用又自言試治水則可已故堯勉强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故戒之曰往欽哉言治水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九年而不成則堯可不謂之聰明之主乎夫四岳薦鯀於堯堯既知鯀不可用又屈於四岳之請而試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謂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

智余謂洪水之害至堯猶甚其下民怨咨曰望聖人
拯而救之奈何禹猶隱而未興鯀雖有方命圮族之
心然姦佞之人能說美隱惡天下言治水者皆歸於
鯀賢如四岳猶信其可用况天下乎故堯於此以謂
民之病於洪水也如此其甚望人君之拯治也如此
其急而同聲共美鯀之才也如此其衆吾雖知其不
可用然任一已之見而違天下共見之心則人必謂
吾當艱難之際捨能者不用而坐觀其害莫不皆歛

怨於己故吾寧用之而功不成然後去之終不肯自謂不可用而不用也是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勤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覯亦謂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伊川亦謂舜禹未顯當時之人才智未有出鯀之右者四岳舉之堯不得不任苟當時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鯀矣此論甚當說者又謂鯀既無功早宜

黜廢必待九年然非無功也但無成耳唐孔氏亦謂水為大災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命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不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以至九年况祭法亦謂禹能修鯀之功夫禹之大功且修鯀之餘則鯀實非無功者時不能成故誅殛之說者又謂鯀性很殛帝所素知何早不去而待於舜蓋舜之時治水無功法應貶黜而又必誅殛之於羽山抑又何耶蓋鯀之才智

天下之所謂大姦佞者始見堯朝位卑任輕則能隱其惡而居其職雖堯知其方命圮族而惡迹未著何因去之及將進而用以治水之任則堯之用過乃分惡必著見故吁而言其不可已而大臣舉之天下賢之不得已而試其治水之任及鯀既居治水之任九載之間乎昔韜藏之惡一旦發露故舜得以殛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彰篡逆之謀惟用過其分則有以發其凶惡也伊川程氏其說

如此説者又謂堯典言咨四岳者二治洪水也巽朕
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也典三禮也古者大
事必詢衆庶言帝以此四者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
知天下衆庶之情偽故以訪之然岳未嘗有一賢以
事堯至薦鯀薦禹薦伯夷皆言僉曰而薦舜又出於
師錫以舜禹之聖岳不舉堯之朝乃有蔽賢之人如
是耶蓋不然是舊説之過也四岳主方岳之官堯之
任官其常事則訪之左右之臣其大者則訪之四岳

使於四岳求之四岳求之方岳之間得天下之公議其始則薦鯀次則薦舜又其次則為舜得禹又其次則得伯夷皆言僉曰與師錫帝曰者皆采以進之也岳進僉言於堯曰鯀可用堯獨曰不可用故岳始自進其言曰試可乃已謂僉言之不可違也岳進師錫之言於堯曰舜可遜堯曰何如岳始自進其言曰烝烝乂不格姦贊師錫之允當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四岳為任職矣此蓋陳少南說也四岳漢孔氏謂即羲

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唐孔氏為平秩四時之人林少頴因廣其說謂舜巡狩四岳首協時日而後考制度則四岳為羲和四子矣凡此皆以四岳為四人據李校書謂春秋外傳謂羲和為司馬氏之先四岳為申吕氏之先則四岳為一人非羲和四子也蘇氏又引書曰内有百揆四岳欲遜位則四岳為一人明矣其所謂二十二人蓋十二牧九官并四岳一人乃二十二矣舊説徒見每訪四岳而僉曰以答之訪者

一人而答者衆故以為四人殊不知所謂僉曰蓋四岳采衆言以進也凡此皆以四岳為一人或謂四人於經無害故兩存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禪舜之由所為舜張本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耄期倦於勤將使四岳代已攝天子之事故咨而訪之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我之命我將巽之以朕位巽與遜同故馬氏亦云巽讓也王氏乃謂自下升曰陟自外入曰巽遜以巽朕之位為堯將使四岳自外入居帝位與下文言陟帝位同意蓋巽之為字於釋文未有訓馬自外而入内者不若以巽為遜而堯典之書亦有將遜於位之言則王氏之説為未安也

孔氏謂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此說雖不知出於何書要之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據而云也堯既使四岳用命巽朕位四岳辭讓不敢當乃告於堯曰否德忝帝位言已之不德萬一受之適所以忝辱帝位也陳少南又以為岳謂帝德重矣無有德可以辱之者此說亦通四岳既辭其否德忝帝位堯於是使之舉其所知即明明揚側陋者是也明明謂其高

明者揚側陋舉揚其在側陋者蓋欲不擇貴賤凡可以當此位者雖貴而羣臣賤而庶民皆舉之也一說以明明揚側陋乃堯使四岳明明然舉揚側僻賤陋之處茍有賢者舉而用之其意蓋謂上既讓四岳則已求之於貴者矣至此揚側陋則又及於賤者也況堯既使之揚側陋而岳果告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此說亦自有理堯既使明明揚側陋故四岳覩任方岳之下求之果得衆人共錫帝堯之言曰有鰥在

下曰虞舜虞其氏也舜其名也舜時年三十尚未娶故稱鰥唐孔氏引詩何草不玄何人不鰥謂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之也薛氏謂舉而言其鰥欲帝妻之也此説雖可喜然下文云我其試哉女於時則妻舜乃出於帝意若如薛氏之言則妻舜乃出於四岳之請夫岳舉舜於側微之中未知堯之用否而先請以女妻之非人情也但舜時適未娶也四岳薦之因言之耳豈有言以鰥而欲堯妻之理

哉四岳既以舜錫堯然其舉曰俞我已聞其名矣但未知其人何如堯上聖之君既聞舜名于未錫之先又問其為人於已錫之後者所以盡衆心不敢决於一己也説者謂堯有子聞之言則堯之知舜已久矣知而不即舉乃以禮讓四岳四岳既辭然後使之舉側陋則必及舜是堯之意實欲讓舜但舜時微賤恐一旦讓之人必議之故堯讓四岳使岳自舉舜為出於衆議而非己私故唐孔氏謂堯知有舜而不名以

禪之而信四岳令令衆舉者以舜在卑微未有名聞卒暴禪之則下人不服鄭玄六藝論亦謂堯之命在舜舜之命在禹猶信羣臣舉於側陋上下相讓務在服人蘇氏亦謂以天下與庶人古無是理故必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則必舉舜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知之故將授之天下必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是說美則美矣但聖人之作事直己而行無事私曲使其果欲禪舜則直禪

舜矣又何必先以禮讓四岳而為此不情之舉乎其實以四岳堯之輔臣故賢者也堯將禪位故宜先於四岳岳不敢當則使明明揚以下之可當者宜得聖人四岳實聞舜賢方欲薦之適堯已聞乃舉以對堯時亦聞舜之玄德而未知其詳故因四岳之薦而審其何如初非有意禪舜恐人議己故陽以禮讓四岳也伊川之意出此曽氏亦云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於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

官惟賢官無隂於四岳則其賢可知矣德未足以宅百揆則庸命有所不能矣故四岳言舜可受天下之事曰舜乃瞽者之子其父則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象則又傲慢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使烝烝乂不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而舜能之故知其可以受堯之天下也烝烝孔氏謂進進於善不若曾氏謂若烝之浮浮之烝蒸德之氣有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烝烝於乂

不至於格姦瞽無目之稱也漢孔氏謂舜父有目以其不能分别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從而廣其說引論語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言瞽者非果無目也况史記載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為之不得為無目但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至林少頴則引史記云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夫盲之為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

哉要之二說少頴為長說者又謂烝烝乂不格姦則舜未登庸之時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則舜登陟天朝之後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安得為不格姦余謂舜處父子兄弟之不幸雖堯既妻舜三惡尤有殺舜之心則當未舉之前其欲害舜之心為如何惟舜以孝克諧之雖頑如瞽無殺子之慝傲如象無害兄之罪則

不格姦之言為可信也四岳既言舜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為可授以天下堯猶以為未也且曰我其試哉蓋以試舜以考其行績也試之如何妻以二女觀其禮法刑制二女而已蓋能制二女則夫婦之道正夫夫婦婦則家正而天下定此堯所以試之也春秋傳曰宋雍氏女女於鄭則知以女適人皆謂之女謂之女於時者猶言於是時以二女女之也古者庶士人一妻一妾今堯以二女妻舜切意二女當

有貴賤長幼其一為妻一為媵非皆為妻也故劉向烈女傳云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則非皆為妻也吳孜謂堯舜同姓俱出於黄帝之後不應以嫡女妻之所謂二女者人君天下父母民皆臣妾堯於天下取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天下之本故知二女非堯女也殊不知世本之舊出於後世豈可據哉堯既妻二女以觀其禮法刑二女而舜於此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於嬀汭之北使帝女雖貴必從夫而俱行

婦道於有虞之族故堯嘆曰欽哉美舜也王氏以釐降為下嫁此說雖通然以釐降為下嫁則一篇之載惟及乎堯之妻舜不及舜之刑二女孔氏云釐降乃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然經言釐降二女於溈汭則降又非降其心故不若合二說為一謂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雖帝女之貴亦使下降而居嬀汭也水北曰汭嬀汭為水之北即舜所居之地也既言嬀汭又言嬪於虞嬀言其地虞言其族也曾氏云動容周

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其欽但可掩塗人耳目耳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不可欺也舜能釐二女而使之嬪於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行之不能如此故以欽哉美之也李校書謂欽哉為帝戒飭二女之言其意蓋謂舜以微賤能釐降二女不可不敬其夫故以欽戒之此説亦通周泰叔謂堯禪舜必試之舜禪禹不言試者當堯之時洪水横流天下愁嘆帝命治之由是疏九州導九河驅水怯

之屬而放之海汲汲盡力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水功既成民然後獲陸行而土居禹之功被乎天下民之視禹無異於舜故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予嘉乃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終陟元后蓋禹之功被民也大民之歸禹也順不待舜試而天下安之也林少穎四岳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惟曰女

於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尚書詳解卷一